

安静做事，快乐前行

文/王爱娣（深圳市）

每个人都带着梦想来到这个世界，呱呱坠地，蹒跚学步，开始自己的人生之旅。

六零年代出生，七零年代成长，八零年代初期成为师范生，九零年代成为研究生，二十一世纪初年成为深圳特区一名中学教师——漫漫人生路，竟与读书有缘，以教书为业，于忙碌中从容地享受着岁月给予我的每一份馈赠，在读书、教书和研究中快乐前行。

孤独中的不寂寞

中师毕业，我被分配到距离县城最远的中学教语文，当班主任，还教音乐课。学校环境简陋，校舍就是山岗上两排低矮的房屋，上下课的铃声，来自挂在教室边的那个锈迹斑斑的金属块。窗户没有玻璃，全是纸糊的，北风袭来，呼呼地响，手指一捅，就是一个洞。

在这所学校工作生活了一年，也有过孤独。好在读师范时培养起了浓厚的阅读兴趣，系统地阅读过中国古典文学，体会过古代圣贤和天涯孤客的寂寞，像这样虽贫却很自在的生活便也不觉其苦。从每月微薄的工资里抽出钱来订阅《诗歌报》《文学报》和《文史知识》，一边读书报，一边写日记，心中的寂寞便化成了纸上的文字。清晨或傍晚，去山谷里跑步，顺便采些鲜花回来，桌上的瓶子里便也时常飘出山花的香味。这段时间虽只短暂一年，但山中平静的生活，却给了初为人师的我从容淡定的起点，在宁静中学会思考，于我，将有益终生。

一年后，我被调回本乡的中学，由此告别了那段十分孤独却又不乏

诗意的时光，同时收获了伴我一生并给我幸福的爱情。从此，我的人生路上有了伴侣，孤独有人分享，寂寞有人分担，在学业和事业上相互支持与鼓励，共同漫步人生之路。

有梦想谁都了不起

回到母校——我工作的第二所学校，这里环境条件比第一所学校好了许多，我还住进学校新盖的小楼房。那时爱人在南京读书，我独自在家，除了教书，就是读书，心里渐渐产生了一个梦想——考研，便开始自学英语。

工作之余，安静读书。考研的梦想就像暗夜的星光，时而远，时而近，时而清晰，又时而迷茫。爱人毕业时，我们有了孩子。他在大学教书，我便再一次工作调动——进了大学附小，成为小学教师。从中学到小学，学生年龄层次变了，我也必须随之适应小学的教学环境。不管是低年级的拼音识字，还是高年级的阅读写作，我都积极向前辈请教，不断完善语文课堂。这段经历，丰富了我的工作经验，为我后来研究境外母语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自此，我的工作经历涵盖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整个过程，从小学识字开始，直至高中毕业考试。

生活日渐安定之后，考研梦又浮上心头，尤其发现自己的学习能力不减当年的时候，我决意要努力实现它。那时，爱人又去另一城市读博士，只有周末在家。我带着孩子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和周末自学。读书，学习，没有太多的名利奢求，只为提升自己，实现年轻时的梦想。每当周末，爱人在家带孩子，我就背着书

包，和大学生同坐一室，我比他们少了年少的轻狂和浮躁，学得更踏实，更沉静。两年多的时间，我通读完大学公共英语教材，自学完全部要考的中文专业课程，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全日制研究生，圆了自己的大学梦。这让我想起奥运会主题歌：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，有勇气就会有奇迹。

然而，就像旅行者不在乎最终的目的地，而在于沿途美丽的风景一样，读研究生也不是我人生旅程的最终目标，读研过程中，能够欣赏到先前未曾见过的风景，学到书本上读不到的知识，开阔眼界，提高素养，这才是追逐梦想的意义所在。

非宁静无以致远

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研究生、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兼职对外汉语教师，在对留学生的教学与交流中，我对过去十几年的语文教学逐渐产生了新的认识。这段读书与教学经历，为我后来做中美语文教育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，教学与研究的视野也渐渐开阔了。

毕业后，为了家庭和孩子，我别无选择地来到深圳，再次做回中学教师，尽管为没做成大学教师而心有不甘。幸运的是，2001年课程改革正式启动，有幸成为全国首批课程改革实验教师，遇到了一位好老师——南山区教研员唐建新老师，他带着全区中学语文教师做课改，上课，评课，录像，写教学案例，组织编写教学辅导资料，于忙碌中体会到做中学教师的充实与快乐。两年后，我的《课改：实践的探索与理性的思考》在《语文教学通讯》上发表，并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《中学语文教学与学》全文转载，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。

2004年经学校推荐，我被深圳市教育局派往美国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习考察。出国前，我去深圳大